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何怀宏



《新民周刊》：
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读到萨特的作品的？最初的感受是怎么样

何怀宏：我大概是80年代初接触到萨特的。开始主要是读他的文学：戏剧、小说、文学评论等。我认为他的戏剧是他运用得最好的形式，给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最大。他有第一等的写作才华，又笔耕不辍。我最初的感受是刺激和震撼，尤其是有感于他对自由的强调。然后我读他的哲学，看完了《存在与虚无》的英译版，写了一组讨论他的自由哲学的文章。但我也的确在他那里并没有逗留很久，很快就转向了法国17世纪的帕斯卡尔。现在看来，当时用“存在主义”把海德格尔、萨特、马塞尔、加缪等放到这同一个标签下也是太笼统了。

《新民周刊》：1933年萨特赴德国留学，研读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在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自己以“自由”概念为核心的独特思想体系。怎样理解这种自由观？

何怀宏：谈到自由观。萨特是基于他的一种现象学本体论——自由本体论提出他的自由伦理



萨特《存在与虚无》。

学的。他的出发点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或更准确地说，是他所称的“反省前的我思”，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意识”。他很快推演出“意识即虚无”，而且是人把这虚无（意识）带到这世界的。既然意识即虚无，那么，人其实就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是自由的，也就意味着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可以说“不”。人是绝对自由的，或者说是被逼着自由的，命定自由的。这种“自由”概念显然只是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它鼓舞人们反抗，否定，但是难道要反抗一切，包括反抗对的东西？萨特混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一种自由是真实的、可以选择、免受强迫的自由，这是值得争取的。而他所谓的“绝对自由”其实是一种虚幻的自由——仅仅是说“不”的自由，反抗的自由，所以，他会说法国人在沦陷于纳粹德国的时期“最自由”。当然有一些在那种其实很不自由的处境中宁死不屈的英雄，但萨特自己在沦陷时期其实是回避这种面对死亡进行反抗的命运。他批评福楼拜、龚古尔等作家没有为镇压巴黎公社写下只言片语，他也没有为受害的犹太人写一个字。他的书照常出版，他的戏剧照样上演。且不说这些非常情况，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践行萨特的那种个人的绝对自由，很容易从极度的亢奋转变为一种极度的失望。我们诚然可以有一种激励的力量，不